

明朝天顺年间碑刻弥陀禅寺记 与西方极乐世界图述论

李静杰

内容提要 西安碑林藏明朝天顺年间碑刻,其“弥陀禅寺记”载录该寺重修经过和设置,重修施主来自西安的各级官府人员、寺院僧侣以及当地百姓和南京客人,弥陀禅寺名称则反映了当时佛教界禅净双修实践的流行。同碑线刻西方极乐世界图内容丰富、设计精致,一方面大量借用唐代以来西方净土经变因素,另一方面依据《观无量寿佛经》构思,形成一幅融会传统表现和明代精神的西方净土经变宏图。

关键词 西安碑林 明朝天顺年间 重修弥陀禅寺记 西方极乐世界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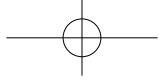
西安碑林藏明朝天顺年间弥陀禅寺碑刻,灰石灰岩质。通高252厘米、宽90厘米、侧宽21厘米。碑刻下部斜向断裂,刊刻内容大体完好。碑阳额高60厘米,梁明篆书“重修弥陀禅寺之记”,碑身明天顺五年(1461)邢简撰述并楷书重修弥陀禅寺记文。碑阴上中部高167厘米、宽85厘米区间,线刻“西方极乐世界之图”,秦旺基于傅兴摹本完成于明朝天顺六年(1462),下部刊刻施主题记。该碑刊刻文字和图像中丰富的佛教文化信息,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明代佛教艺术和佛教信仰的发展情况。下文将依次叙述并分析重修碑记和施主题记,以及西方极乐世界图的具体内容。

一 “重修弥陀禅寺之记”与施主题记内容

“重修弥陀禅寺之记”不仅记述该寺重修和设置情况,而且碑记撰者邢简其人与弥陀禅寺之名自身内涵诸多信息,施主题名则反映了重建寺院的经济来源。

1. 弥陀禅寺相关情况

依据碑阳邢简撰书重修弥陀禅寺记〔图一、附录〕,西陝郡城(即明朝西安府城)东郭长乐门(即东门)三里许,有旧刹弥陀禅寺,时云弥陀院,坐北面南而建〔图二〕。邢简考据方志,谓其地为唐睿宗



旧宅，景云元年(710)改建为寺，以本封安国为名^①。当初安国寺占地六十余亩，规模宏大，后世屡经兵火，日趋式微。明初之时，该寺更为民居、园圃、坟茔侵占，仅剩三亩之地，建筑只有狭小残破的观音殿和两间僧房。景泰二年(1451)，堂明上人自京师(北京)来陕，受众所请，住持并经营此寺。堂明上人罄其所有购回原寺土地三十亩，继得四方信士布施，遂着手重建寺院。当年建成方丈室、中间大雄宝殿。景泰三年(1452)建成天王殿、山门。景泰四年(1453)建成左方伽蓝殿、右方祖师殿。景泰五年(1454)到天顺元年(1457)，建成禅堂、斋厨、僧房、碑楼。又种植花木，寺院之外左右方及后方开辟为园圃。上述可知，经过堂明上人历时七年的苦心经营，一座设施完备的寺院重新建立。

2. 碑记作者邢简其人

重修弥陀禅寺记又云，天顺五年(1461)大备时都知监少监黄公沁奉命镇守陕西，暇日之间来游此寺，称赞堂明上人建寺功德，告之曰不可无寺碑之记。于是，堂明上人师徒便委托工部主事余友田，请邢简撰写碑记。邢简其人《明史》无传，重修弥陀禅寺记自云赐进士第、承德郎、刑部主事、关中邢简，由知邢简为陕西关中人，依据明朝科举和官吏制度，“赐进士第”属于殿试一甲进士，“承德郎”为文职正六品官阶，“刑部主事”亦为正六品官阶，是为明天顺五年(1461)作者撰述碑记时身份。然所得信息十分有限。

幸而清朝刘于义等纂《陕西通志》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邢简事迹^②，由知邢简为西安府咸宁县人(今西安市东郊)，系景泰五年(1454)进士，授刑部主事。继而升任真定知府(正四品)、浙江参政(从三品)，直至户部右侍郎(正三品)。又据《大清一统志》，邢简于天顺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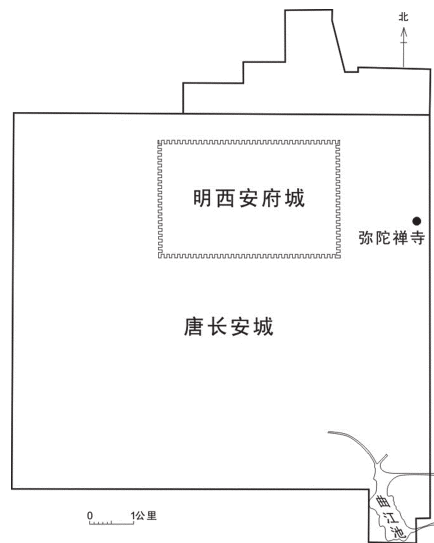
① 又，(北宋)宋敏求《长安志》卷八：“朱雀街东第四街，即皇城之东第二街，街东从北第一长乐坊，太半以东大安国寺，后改延政坊。睿宗在藩旧宅，景云元年(710)立为寺，以本封安国为名。”文渊阁四库全书，乾隆四十六年(1781)校勘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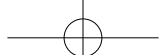
② (清)刘于义等纂《陕西通志》卷五七“人物”条目：“邢简，字居敬，咸宁人。幼聪颖嗜学，景泰甲戌(1454)进士，授刑部主事。用法明允，为尚书所重，凡大狱多委鞠焉。升真定守，严明宪度，祛弊均徭，吏畏民服。升浙江参政时江海泛滥，简赈饥蠲税，又筑堤设闸，民赖以安。后升户部右侍郎。”该志于雍正十二年(1734)编纂完成，文渊阁四库全书。

〔图一〕西安明天顺五年(1461)《重修弥陀禅寺之记》拓本



〔图二〕西安明代弥陀禅寺位置示意图





(1457—1464)任正定知府^①，于成化中(1465—1488)任顺天府尹(正三品)^②。再据明朝王世贞《弇山堂别集》^③，邢简任户部右侍郎凡十三年。可见，邢简进士及第之后，自正六品刑部主事，一路升至正三品户部右侍郎，并卒于任。方志评述其人刚正廉明、为政有方，颇得民心，临终之日“囊无余赀，士大夫莫不贤之”。

邢简未曾任陕西省或西安府职官，那么，弥陀禅寺住持堂明上人何以委托邢简撰述寺记呢？只在于时为正六品的刑部主事邢简出身于西安府咸宁县，弥陀禅寺又在咸宁县地望，推测当时邢简已成为当地名人之故。

3. 弥陀禅寺意涵

弥陀禅寺，亦即阿弥陀佛寺、禅寺的混合体。阿弥陀佛为西方净土(或极乐)世界教主，系西方净土及净土宗的信仰核心，已而阿弥陀佛寺亦可称作净土(狭义西方净土)佛寺。禅寺系禅宗寺院简称，也就是僧侣参禅悟道的寺院。可见，弥陀禅寺具有西方净土信仰与参禅悟道两种内涵，这是净土宗与禅宗融合发展的产物。为了说明该西安弥陀禅寺意涵，须就此类寺院有一个整体了解。检索文献史料，净土禅寺一名先于弥陀禅寺流行，此类寺院宋元时期概名为净土禅寺，这些旧有寺院明清时期一如其名，而明清时期新建此类寺院一概作弥陀禅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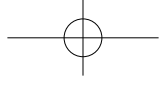
已知两宋时期名为净土禅寺者凡有3所，均出现在浙江。其一，临安净土禅寺，方志云^④，吴越王钱鏐天宝四年(911)舍宅为寺，初名光孝明因，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改名作净土禅寺，元末毁于兵火，明洪武十五年(1382)重建。这是已知最早以净土禅寺为名实例，出现在杭州近旁临

① 乾隆朝续编《大清一统志》卷19“正定府”条目：“邢简，咸宁人。天顺中为正定知府，郡多豪右挠法，简处之有方，上下悉安，修学校，清赋役，讨求利病而废置之绩最优，成化中赐诏旌异。”该志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编纂完成，文渊阁四库全书。

② 乾隆朝续编《大清一统志》卷181“西安府”条目：“邢简，字居敬，咸宁人。少力学，有志尚，登景泰进士。知真定府，治行称最，成化中(1465—1488)为顺天府尹，亦有声，终户部右侍郎。为人廉介强明，卒之日，囊无余赀，士大夫莫不贤之。”

③ (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55“户部左右侍郎”条目：“邢简，陕西咸宁人，由进士十三年任右，十四年卒。”乾隆四十四年(1779)校勘本，文渊阁四库全书。

④ (南宋)潜说友纂修《咸淳临安志》卷83《寺观》：临安县“净土禅寺在县南二里，显德中(954—960)吴越王建，号光孝明因寺，大中祥符元年(1008)改今额。”中华书局编辑部《宋元方志丛刊》第四册页4128，中华书局，1990年。(明)吴之鲸《武林梵志》卷6《外七县梵刹》：临安县“净土禅寺在县南二里南北乡，五代梁乾化二年(912)吴越王舍基为寺，请额光孝明因，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改今额，元末兵毁，洪武十五年(1382)重建。”乾隆四十五年(1780)校勘本，文渊阁四库全书。又，(清)曾筠纂修《浙江通志》卷227《寺观》：临安县“净土禅寺，嘉靖《浙江通志》在县南二里南北乡。《十国春秋》吴越天宝四年(910)武肃王舍安国县宅基为寺，请额于梁，曰光孝明因。《咸淳临安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改今额。万历《杭州府志》元末毁，明洪武十五年(1382)重建。”乾隆元年(1736)刊本，文渊阁四库全书。



安值得注意。其二，金华净土禅寺，依据文集和佛教史著述¹³，没有言及该寺始建年代与名作净土禅寺年月，南宋早期已然如此称呼，元明两朝依然如故。其三，黄岩净土禅寺，依据禅宗语录集¹⁴，该寺始建年代与称呼净土禅寺年月亦不明了，南宋后期断桥和尚迁住其间，明朝早期恕中和尚亦曾入住。金华、黄岩两地也去杭州不远。有元一代是否存在新建净土禅寺情况尚且不明。

已知明清时期建设以弥陀禅寺为名者凡有4所，依年代先后分别出现在青州、宣化、西安、辽阳，一概分布在北方地界。本稿所述西安弥陀禅寺之外另三所情况如次。其一，青州弥陀禅寺，依据禅宗灯录著述¹⁵，见于明朝早期，其余情况无所知晓。其二，宣化弥陀禅寺，依据文集著述¹⁶，该寺于明朝洪熙元年(1425)再建完成。当时宣化为国家军事要地，有重兵把守，镇将左都督谭广等助修寺院。其三，辽阳弥陀禅寺，地处辽阳东京陵乡新城村，即后金努尔哈赤于天命七年(1622)新建的东京城旧地，弥陀禅寺坐落在城内，今已不存。据其地所存清崇德六年(1641)“东京新建弥陀禅寺碑记”，该寺系投降后金的明朝辽东旧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建立¹⁷。可见，宣化、辽阳两处弥陀禅寺之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所在地军事将领的支持。此外，台湾嘉义弥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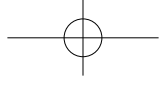
〈1〉 (元)吴师道辑：《敬乡录》卷七《净土禅寺新塑罗汉记》：“乾道庚寅(1170)，婺州城西净土禅寺新塑十八阿罗汉像，伟岸奇古，神彩了然。”乾隆四十六年(1781)校勘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明)宋濂着、朱宏辑《宋文宪公护法录》(《嘉兴藏》第二十一函)卷二《净慈山报恩光孝禅寺住持仁公塔铭》：“至正乙丑(应作己丑、1349)始迁宝石山中，乙未(1355)从部使者之请，出世金华西峰净土禅寺(626页下)。”又，(明)幻轮汇编《释鉴稽古略续集》(《大正藏》第四十九册)卷二：“德隐禅师(927页下)(中略)出世金华净土禅寺，大明洪武(1368—1398)诏住韶之南华、杭之中竺，皆力辞不赴(928页上)。”

〈2〉 (南宋)文宝、善靖编：《断桥和尚语录》(《续藏经》第七十册)卷一收录《断桥和尚迁住台州瑞岩净土禅寺语录》。(明)宗黼等编《恕中和尚语录》(《续藏经》第七十册)卷二收录《住黄岩瑞岩净土禅寺语录》。

〈3〉 (明)文秀集：《增集续传灯录》(《续藏经》第八十三册)卷五：“灵隐性原明禅师法嗣，应天府碧峰无作慎行禅师，(中略)洪武(中略)丙子(1396)僧录司选举钦除青州府郡纲，兼住持弥陀禅寺(331页中、下)。”

〈4〉 (明)杨士奇：《东里集》之《文集》卷二五：“宣府(今宣化)弥陀禅寺重修记。宣府古上谷地，今为国家西北重镇，所以控制朔漠，屏蔽畿甸，故恒宿重兵，而简黜臣之有才智者莅之。自左都督谭公佩镇朔大将军印总兵于此，城墉益壮，兵甲益修，士马益强，而边境肃然晏安。乃以余力从众志，修城之弥陀寺，为国祝厘，为众祈佑。既成，上亲巡边驻蹕宣府。(中略)寺中为三世佛殿，殿之东为观音殿，次为宝光堂，西为地藏殿，次为普庵堂。三世殿之北为弥陀殿，殿之四隅为四坛场，东西序为僧寮，西序之西为禅堂。弥陀殿之北为毘卢殿，藏经附度毘卢殿中，殿前左右为东西方丈，殿后为法堂。三世殿之南为天王殿，殿之前东为清源堂，次为钟阁，西为崇宁堂，次为大悲阁。又前为三门。庖廩宾客之位咸备，寺成于洪熙元年(1425)。(中略)主僧名秀峰，介休人，举任都纲于此，而寺之成始终効劳者。僧慧铭助资者。都督章安费义、都指挥王礼助地者。郎中王良云。”乾隆四十年(1775)校勘本，文渊阁四库全书。

〈5〉 碑阳题记：“今上仁恩惠政，乃大慈大悲之主，而孔王又菩提其身、明镜其心哉。按，孔王讳有德，恭顺其封号也。昔王为知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叨发荣于北阙，作藩翰于东京。东京□□太祖定鼎之区，人臣何幸获守兹土。伊谁之恩，九重之赐也；伊谁之佑，三宝之力也。是以孔王、同信官人等奋然发心，先捐己资，次募十方贵官、檀越、士庶、英贤、善信男女、百工，暨此共建弥陀禅寺。中起雄殿，设供如来圣象，竹苞松茂，鸟革□飞，极一时之工力焉。前有天王殿，后有华严堂，其中菩萨、地□□□□□，伽蓝、祖师各有殿宇，又设禅室、僧舍以集云堂。听经偈之朗朗，闻钟鼓之锵锵，蒲团能生贝叶，木鱼可坠天花，喜太平之有象，乐盛德之无私。孔王之善根亦夙具矣哉。出迷入悟在此举，昨非今是在此举，如菩提之树昔动摇而今栽培，如明镜之台昔尘埃而拂拭，一归正果，万孽全消。(中略)大清崇德陆年(1641)岁在辛巳仲秋吉旦，功德主信恭顺王孔有□、怀顺王耿仲□、智顺王尚可□。”曹汛：《跋〈东京新建弥陀禅寺碑记〉——曹雪芹家世碑刻史料的考证》，《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2辑。



禅寺，清乾隆年间修建之时名为弥陀寺，虽不见禅寺字眼，但碑记表述了禅宗意旨^①，已而后来名为弥陀禅寺，亦可视为弥陀禅寺补充之例。

如上可见，已知净土(或弥陀)禅寺建设于两宋、明清两个时期，两宋时期集中于杭州周围，明清时期主要分布在北方通都大邑或战略要地，所以形成这样的时间与空间格局，与当时的佛教和社会背景密不可分。净土(或弥陀)禅寺，意味着融合了西方经信仰与禅宗修行两种佛教内涵，禅净双修是其存在的理论基础。五代、北宋之际吴越国都余杭慧日永明寺(今净慈寺)延寿禅师，著《宗镜录》100卷、《万善同归集》3卷，主张禅教一致^②，以《华严经》等大乘经典阐释禅宗心性，以心性融通诸经教，调和佛教各宗纷争。同时倡导禅净双修，秉承慧能“心净则佛土净”之唯心净土思想，又心向阿弥陀净土，力主念佛往生^③。因此，延寿成为禅门法眼宗第三代传人，且被尊为净土宗第六祖。延寿思想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其禅净双修理论不仅成为禅宗修行旨归，还使得往生西方阿弥陀净土成为其余佛教各宗及社会大众的共同理想。禅净双修思想恰是净土(或弥陀)禅寺出现并流行的思想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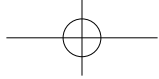
前述临安光孝明因寺，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更名为净土禅寺，发生在延寿逝后三十余年，又近邻延寿住持的余杭慧日永明寺，显然，此净土禅寺出现就是延寿禅师倡导禅净双修之结果。南宋金华净土禅寺、黄岩净土禅寺亦在余杭周围，二者存在也不出这种因由。那么，元代何以不见新创净土禅寺实例呢？推测这种情况与元代统治者提倡藏传佛教密宗，包括禅宗在内的汉传佛教诸宗式微不无关联。明清时期新建此类寺院以弥陀禅寺之名代替净土禅寺，这一转变体现了念诵“阿弥陀佛”法事活动盛行于世的背景。已知北方4例所在之地，青州、西安向来是文化发达之大邑，宣化为重要军镇，辽阳则是满清发源地，此四处弥陀禅寺出现应与当时精英佛教文化流行有关。至于嘉义弥陀禅寺建立，或可看作直接来自大陆方面文化影响所致。

此西安弥陀禅寺，碑记没有言及该寺名称的佛教内涵，其佛教功能又如何呢？就碑记可知，该寺院布局可能分中、东、西三路，中路中轴线上由南而北依次设置山门、天王殿、大雄殿，东路与西路各自约中间部位分别设置伽蓝殿、祖师殿，这是当时佛教寺院尤其禅宗寺院的一般化建筑配置。碑记没有明确记述方丈、禅堂、斋厨、僧房设施的具体方位，依据当时寺院通行作法，可以拟定配置在其余空闲区域〔图三〕。其中，祖师殿设置反映了该寺禅宗功能，基于北宋后期以来禅宗祖师殿尊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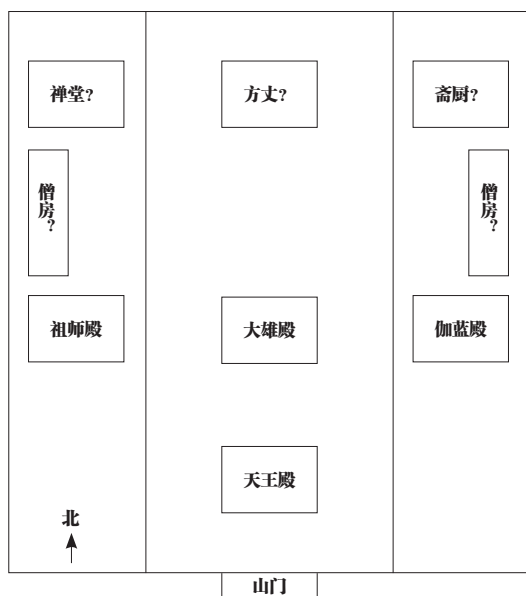
① 该寺位于台湾嘉义南郊短竹里，乾隆十七年(1752)创建，乾隆三十八年(1773)再修完工。后经地震破坏，残破不堪，1977年修复。当寺现存乾隆三十八年(1773)刊刻“弥陀寺记碑”起首文字云：“昔达磨自天竺奉佛衣入中国，于是世有传衣。”

② (吴越)延寿：《宗镜录》(《大正藏》第四十八册)自序：“此识此心，唯尊唯胜。此识者，十方诸佛之所证；此心者，一代时教之所诠(页416下)。(中略)举一心为宗，照万法如镜。”(页417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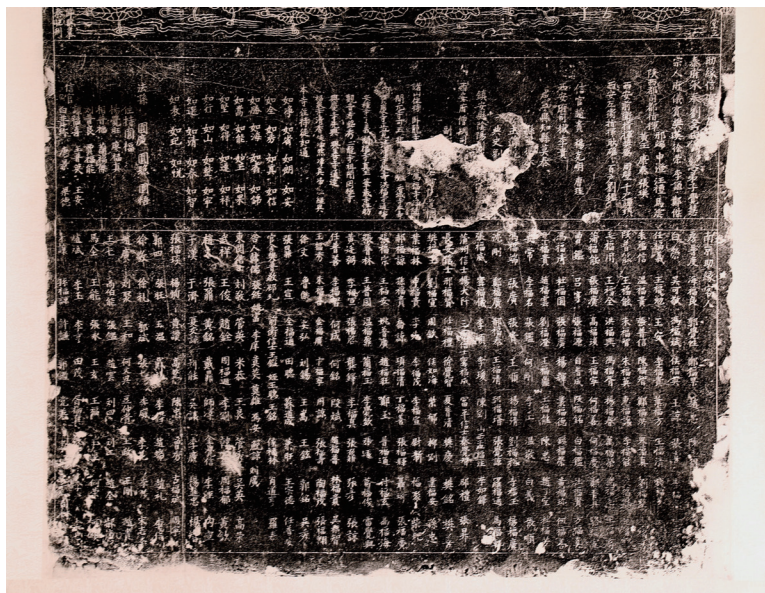
③ (吴越)延寿：《万善同归集》(《大正藏》第四十八册)卷上：“课念尊号，教有明文。唱一声而罪灭尘沙，具十念而形栖净土。拯危拔难，殄障消冤，非但一期暂拔苦津，托此因缘终投觉海。”(页962上)



〔图三〕西安明代弥陀禅寺布局推测复原示意图



〔图四〕西安明天顺六年(1462)弥陀禅寺施主题记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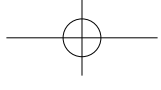
配置原则^{〔1〕}，推测其中可能安置了初祖达磨、六祖慧能、本寺开山祖师之像。然而，在碑记所言及的建筑中却不见供养阿弥陀佛的弥陀殿，已而该寺建筑设施，没有满足其弥陀禅寺名称涵盖的双重佛教内涵。在本稿所列其他具体记述了建筑设施的同类寺院中，明朝早期宣化弥陀禅寺配置有弥陀殿，却没有祖师殿，而且主体建筑多了三世佛殿、毗卢殿和法堂，与此西安弥陀禅寺布局大相径庭。清朝早期辽阳弥陀禅寺设置祖师殿，而无弥陀殿，就此而言与西安弥陀禅寺一致，主体建筑又多了华严堂。从上述三所建筑设施明确的弥陀禅寺来看，没有一所同时设置弥陀殿、祖师殿，因此，当时此类寺院可能主要在法事活动中体现禅宗参禅悟道与阿弥陀净土信仰，没有刻意追求建筑设施与佛教功能完全对应。

4. 施主题记内容

碑阴下部施主题名分上下两栏〔图四〕，就所在位置而言，应刊刻于明天顺六年(1462)“西方极乐世界之图”制作之后。

上栏由左向右，首先为助缘信官诸人，依层级高低，先后有秦府承奉刘全等3人(?)，系秦王府属官；宗仁府仪宾樊瑛等4人，推测系秦王女婿。陕西都司都指挥邢端等7人，系陕西军事官员；西安前卫指挥樊盛等2人，西安左卫指挥耿雄，千户谭瑛，百户刘鑑，系西安府地方军事官员；信官赵贵等3人；西安府司狱李贵，系西安府司法官员；咸宁县知县莫泰等4人，系本县行政

〔1〕 (北宋)白云守端：《祖堂纲纪序》(《续藏经》第六十九册)：“吾欲天下祖堂中，以达磨、大智正其位，以开山传次者陪之。贵来者，尊其始而归其大，岂不然乎。熙宁三年(1070)岁次庚戌十月初一日立(页312下)。”又，(北宋)慧洪觉范：《林间录》(《续藏经》第八十七册)：“白云端禅师曰，天下丛林之兴，大智禅师之力也。祖堂当设达磨初祖之像于其中，大智禅师像西向，开山尊宿像东向，得其宜也，不当止设开山尊宿而略其祖宗耳。”(页251上)



官员；镇安县阴阳(?)西安府僧纲司5人(?),系西安府宗教事务官员。以上信官包括秦王府属官和成员、陕西省军事官员、西安府各部门(含佛教)官员,以及咸宁县官员,说明当地各级权力部门的众多官员,成为建设此弥陀禅寺的施主。之后为诸寺住持,有卧龙寺、荐福寺、开元寺、慈恩寺、香城寺、宝庆寺、清静寺、洪福寺、安种寺、闰福寺、华藏寺、观音寺、二龙寺、罔极寺、兴庆寺、兴善寺、福泉寺,凡17所寺院的住持及僧徒。再后为以本寺住持如通为首的如字辈僧徒28人,以圆广为首的圆字辈法孙4人,杨觉旺等信士6人,以及信官谭福喜等6人。表明在弥陀禅寺建设过程中,当地诸多寺院给予了相当程度的物质支持。而且,天顺六年(1462)刊刻施主姓名之时,本寺已经拥有三十余出家人。

下栏分作8排题名,由左向右,按先外地后本地的顺序,依次为南京助缘客人112人、蒲州信士1人、三原信士1人、富平信士3人、长安(即西安)信士87人、官舍2人、前卫信士及其家属6人、舍人6人、东关信士95人,推测这些施主多是没有官职的一般百姓。来自南京的人数最多,或许其中大多为生计而来,外地者还有山西蒲州1人。其余概为西安府所辖诸县施主,来自长安县与东关(应属咸宁县)人数众多且数量相当。由此可见,在普通百姓施主之中,南京客人及西安府所辖长安、咸宁两县居民成为主要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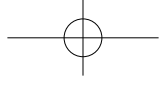
碑记所云“堂明上人自京师(即北京)来陕,(中略)闻其名来礼者如归市,(中略)四方之人闻而来助者云集”等情况表明,这正是堂明上人能够在短时间内募集到建设寺院所需大额款项的缘由。“夫释氏之教所以化迷瞶而为善也,人善则国安矣”,则是统治者大力支持佛寺建设的动因。

二 “西方极乐世界之图” 内容

碑阴上中部线刻大幅画面,顶端横题“西方极乐世界之图”,亦即表现西方极乐净土世界景象[图五]。在现存三个系统表述西方净土思想经典之中^①,阿弥陀佛经直观地阐释了西方极乐世界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意涵^②,观无量寿佛经,以及无量寿佛经类晚期译本和汇编本则沿用了

① 表述西方净土思想之经典,可以分为无量寿佛经类、阿弥陀佛经、观无量寿佛经三个系统。无量寿佛经类现存(后汉)支娄迦谶译:《佛说无量清净平等觉经》(《大正藏》第十二册)、(三国·魏)康僧铠译:《佛说无量寿经》(《大正藏》第十二册)、(三国·吴)支谦译:《佛说阿弥陀三耶三佛萨楼佛檀过度人道经》(《大正藏》第十二册)、(北宋)法贤译:《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经》(《大正藏》第十二册)4个译本,以及(南宋)王日休校辑《佛说大阿弥陀经》(《大正藏》第十二册)1个汇编本,讲述过去世法藏比丘发洪大誓愿(或二十四愿,或三十六愿,或四十八愿),修菩萨行,成就无量寿佛身,住西方极乐世界,有三辈众生往生于彼。阿弥陀佛经只有(后秦)鸠摩罗什译《佛说阿弥陀经》(《大正藏》第十二册)1个译本,概略介绍西方净土世界景象。观无量寿佛经只有(南朝·宋)昙良耶舍译《观无量寿佛经》(《大正藏》第十二册)1个译本,讲述如何观想西方极乐净土世界景象及九品往生。

② 《佛说阿弥陀经》:“尔时,佛告长老舍利弗,‘从是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舍利弗,彼土何故名为极乐?其国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又舍利弗,极乐国土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皆是四宝,周匝围绕,是故彼国名曰极乐。’”(页346下)



西方极乐世界名号^①。在无量寿佛经类早期译本中出现西方安乐世界的名号^②，称呼不同而意涵别无两样。从而，就此榜题而言，西方极乐世界名号可以看作西方净土经典思想的集中体现。

图像边际刊刻“大明天顺六年岁次壬午孟春吉日，陕西咸宁东关弥陀□□□□月堂立”，以及“京兆傅兴摹，凤鸣秦旺刊”题记。由知此碑当年树立在陕西咸宁东关弥陀禅寺的某一殿堂，线刻西方极乐世界图应完成于树碑稍前时间，而且其图像来自京兆（沿用唐朝至元代京兆府旧名，明代已更名为西安府）傅兴摹本，凤鸣（岐山县凤鸣镇？）秦旺完成刊刻作业。

画面可以分作上端虚空、中间建筑、下端莲池三个部分，中间建筑部分为画面主体，上下两端则是主体的延伸和附属。下文依中间、上端、下端的次序逐一论述。

（一）中间建筑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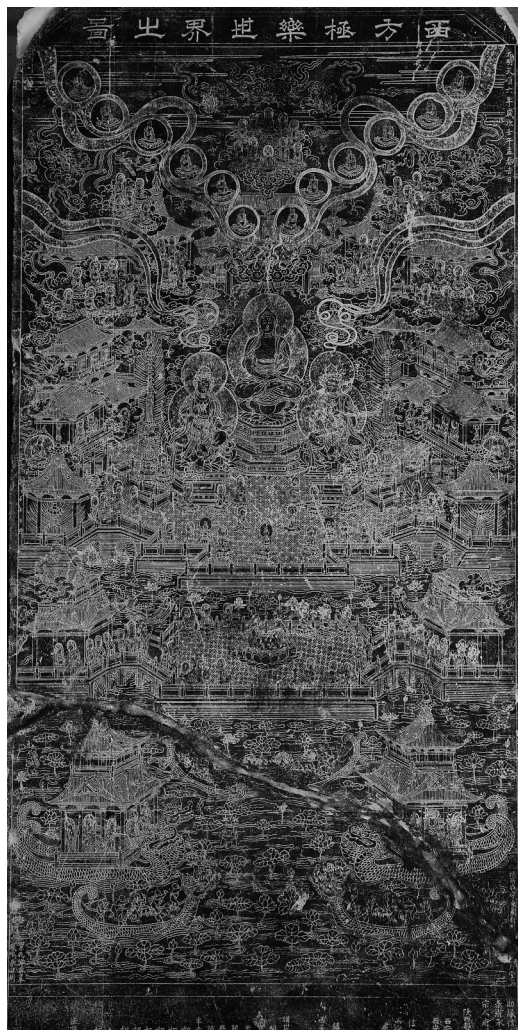
中间建筑部分包括宫阙楼台，以及位居其间的西方三圣和净土众生等项内容。

1. 宫阙楼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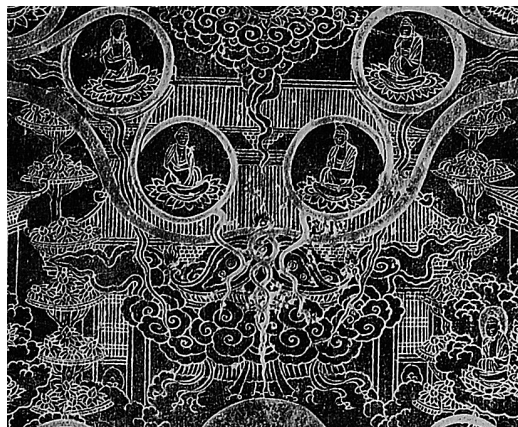
宫阙楼台系此西方净土世界图像的骨架，也是西方三圣及净土众生的附着体。画面中宫阙楼台由下而上分作前、中、后三排建筑，后排与中排建筑坐落在相连的陆地上，中排与前排建筑之间以莲池隔开，不见连接两者的廊桥设施，粉本设计者似乎欠乏考虑其间如何通行的问题。

后排建筑，由中央和左右方建筑物组成（以画面物象自身为基准确定左右方位，下同）。中央矗立一座大殿〔图六〕，重檐庑殿顶，由于被前方主尊华盖遮掩，无法得知大殿开间数

〔图五〕西安明天顺六年（1462）“西方极乐世界之图”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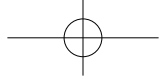


〔图六〕“西方极乐世界之图”后排中央建筑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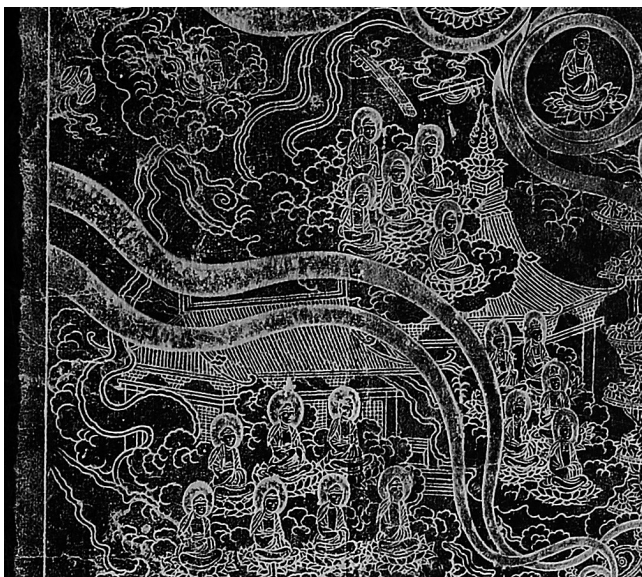


① 《观无量寿佛经》：“时韦提希白佛言，‘（中略）我今乐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所。’（中略）尔时世尊告韦提希，‘（中略）我今为汝广说众譬，亦令未来世一切凡夫欲修净业者，得生西方极乐国土’。”（页341中、下）又，《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经》卷中：“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胝那由他佛刹，有世界名曰极乐，佛名无量寿，成佛已来于今十劫。’”（页321下）《佛说大阿弥陀经》承袭了法贤译本叙述。

② 《佛说无量寿经》：“佛告阿难，‘法藏菩萨今已成佛，现在西方，去此十万亿刹，其佛世界名曰安乐’。”（页270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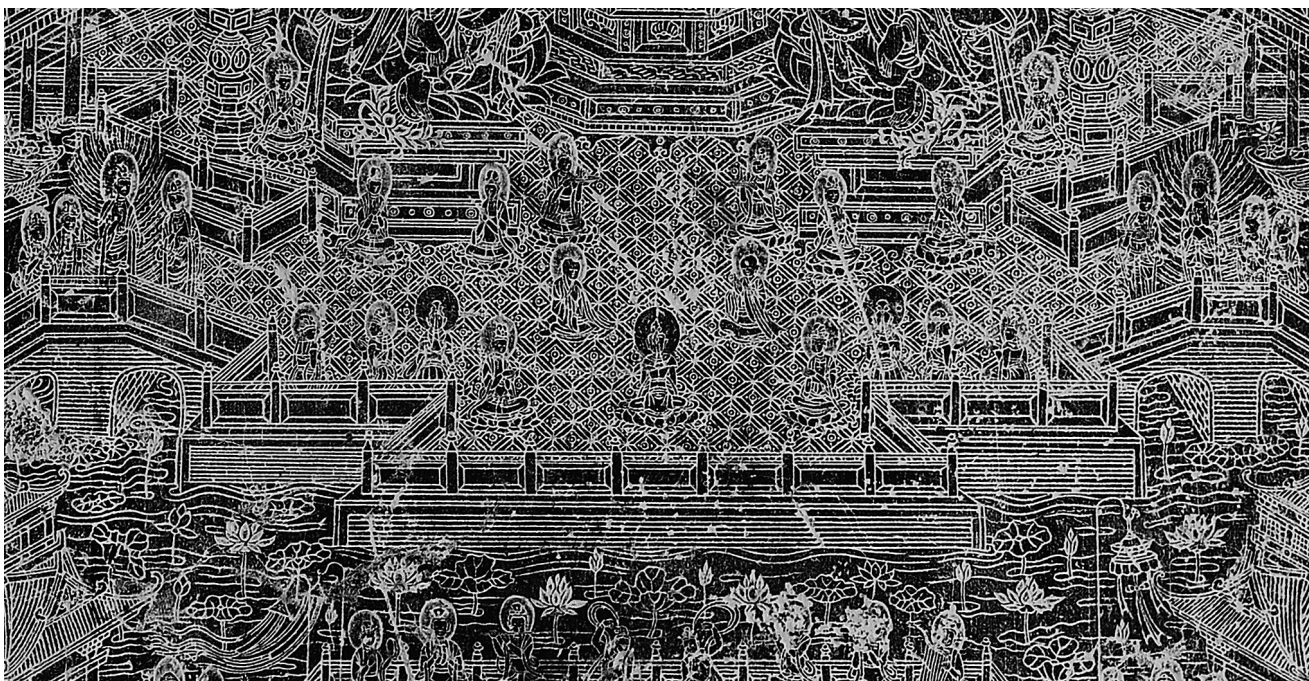
〔图七〕“西方极乐世界之图”后排右方建筑拓本



〔图八〕“西方极乐世界之图”后排左方建筑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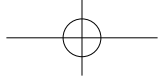


〔图九〕“西方极乐世界之图”中排中央建筑平台拓本



目。大殿两前侧脚各自耸立由六篮花卉重叠而成的花幢。大殿左右前方分别树立一座硬山顶建筑〔图七、图八〕，因被空中化佛遮掩，亦无法得知开间数目。在中央与左右前方建筑之间的角落，各自树立一座方形亭子，顶端安置火焰宝珠，每个亭子上悬浮乐器。这五座建筑围合成倒凹字形，构成说法场面的远景。

中排建筑，连同中央平台分为左、中、右三组，左右两组建筑与平台之间为曲尺形水道和栏楯。中央平台作前部突出的凸字形，周围设置栏楯，平台上镶嵌回字形方砖〔图九〕。平台后部西方三圣



像两前外侧，各自树立一多面体发光宝幢。左右两组建筑又各自分为上、中、下三层，此两组建筑的个体一一对应〔图十、图十一〕。左右两组上层内侧有一正向庀殿顶建筑，由于前方被宝幢和云团遮掩，不明开间数目。外方有一内侧向硬山顶建筑，上下两层，上层面阔三间，下层仅露出支柱和斗拱，面阔两间，上下层之间设置平台和栏楯。左右两组中层并列二内侧向建筑，后方者作庀殿顶，似单层建筑。前方者作硬山顶，树立在支柱托起的平台上，为面阔与进深各两间建筑，支柱之下见有流水和莲花，可知为水榭。左右两组下层树立一六角形亭子，顶端安置莲花宝珠，亭中有柱，柱头莲花宝珠大放光明，两亭子内侧分别架设两孔梯形桥与中央平台连接。

前排建筑，连同中央平台分为左、中、右三组。中央平台呈方形，周围设置栏楯，平台上镶嵌回字形方砖〔图十二〕。

左右两组分别为一两层方形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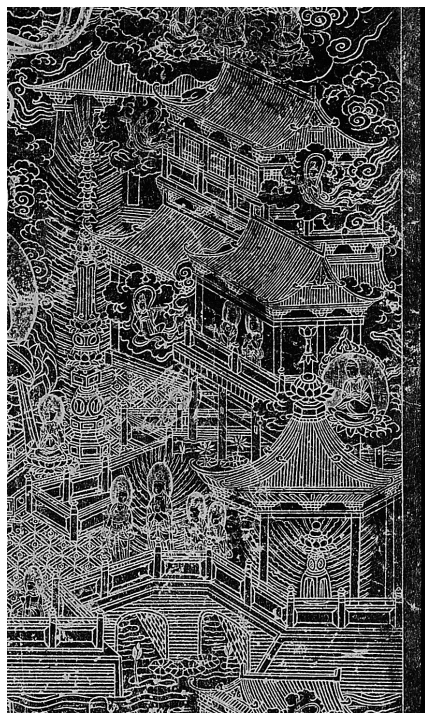
阁式建筑，下层作四面坡式顶，每面坡顶又出十字脊，上层作硬山顶，周围设置栏楯〔图十三、图十四〕。左右两组建筑与中央平台之间分别架设三孔梯形桥，以相连接。

那么，这些图像因何表现，又处于何种目的呢？无量寿佛经类经典记述，无量清净佛（亦即阿弥陀佛）之讲堂、精舍及诸菩萨、阿罗汉所居舍宅，皆悉七宝自然合成，七宝楼观栏楯、自然流泉池水

〔图十〕“西方极乐世界之图”中排右方建筑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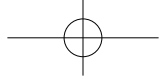


〔图十一〕“西方极乐世界之图”中排左方建筑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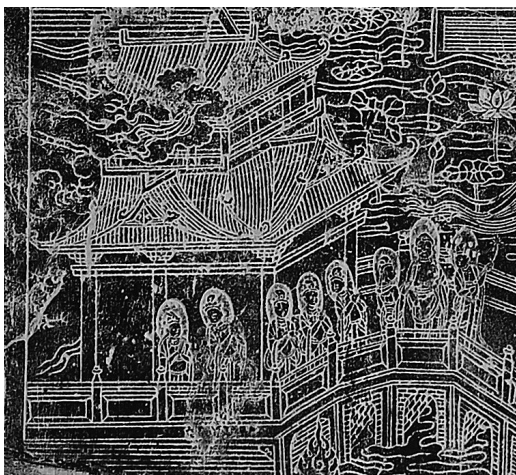


〔图十二〕“西方极乐世界之图”前排中央建筑平台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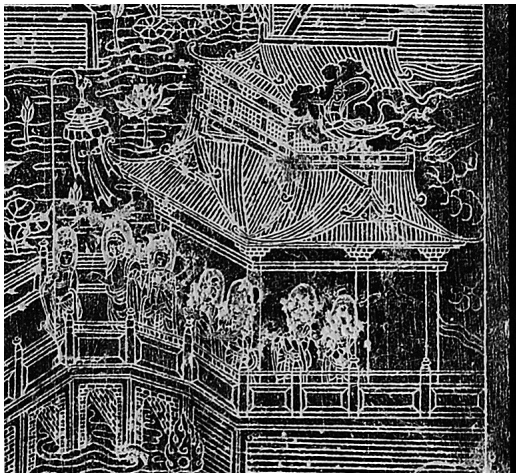




〔图十三〕“西方极乐世界之图”前排右方建筑拓本



〔图十四〕“西方极乐世界之图”前排左方建筑拓本



〔图十五〕“西方极乐世界之图”后排右方建筑上方悬浮乐器拓本



〔图十六〕“西方极乐世界之图”后排左方建筑上方悬浮乐器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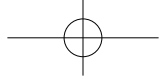


充满其中。是诸景观无有造作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1〕}。阿弥陀佛经则大致描述了此世界七宝楼观、宝池流水景观，没有言及生成问题。这些记述基本吻合上述画面所见楼观、池水景象。但是，画面中诸多具体表现在无量寿佛经类和阿弥陀佛经之中没有明确表述，而在观无量寿佛经中有详尽描述。

观无量寿佛经之第二水想观、第三地想观记述^{〔2〕}，由水想联想起冰想、琉璃地想，其琉璃地“内外映彻，（中略）以黄金绳杂厕间错，以七宝界分齐分明”，中排建筑中央平台、前排建筑中央平台采用回字形方砖镶嵌所成规整地面，正是琉璃地表现。继而记述金刚七宝金幢八方八楞具足，放千光明，与西方三圣像两前外侧多面体发光宝幢图像一致。只是经典所云七宝金幢位居琉璃地之下，与图像有所区别，这应是出于合乎一般化思维又表现方便的考虑。再后记述光明台“两边各有百亿花幢、无量乐器以为庄严，八种清风鼓此乐器”，在后排建筑中央大殿两前侧耸立的六层花幢，应即所谓百亿花幢表现，而且两花幢左右外上方还见有铜鐸、铜铎、拍板、横笛、古琴，这些乐器都系着随风飘舞的绶带〔图十五、图十六〕。两组下层六角形亭子中明珠柱图像，或许是“一一宝中有五百色光，其光如花，

〔1〕 《佛说无量清净平等觉经》卷一：“无量清净佛所可教授讲堂、精舍，皆复自然七宝——金、银、水精、琉璃、白玉、虎珀、车璫——自共转相成也，甚殊明好，绝殊无比。亦无有作者，亦不知所从来，亦无有持来者，亦无所从去。（中略）无量清净佛国诸菩萨、阿罗汉所居舍宅，皆复以七宝——金、银、水精、琉璃、珊瑚、虎珀、车璫、玛瑙，——化生转共相成也。其舍宅皆悉各有七宝楼观栏楯。（中略）无量清净佛讲堂、精舍，及诸菩萨、阿罗汉所居七宝舍宅中，外内处处皆复自然流泉水浴池（页283中）。”其余无量寿佛经类记述基本如此。

〔2〕 《观无量寿佛经》：“佛告阿难及韦提希，‘（中略）既见水已，当起冰想。见冰映彻，作琉璃想。此想成已，见琉璃地内外映彻。下有金刚七宝金幢擎琉璃地，其幢八方，八楞具足，一一方面百宝所成，一一宝珠有千光明，一光明八万四千色，映琉璃地如亿千日，不可具见。琉璃地上以黄金绳杂厕间错，以七宝界分齐分明。一一宝中有五百色光，其光如花，又似星月，悬处虚空成光明台。楼阁千万，百宝合成，于台两边各有百亿花幢，无量乐器以为庄严。八种清风从光明出，鼓此乐器，演说苦、空、无常、无我之音，是为水想，名第二观。（中略）水想成已，名为粗见极乐国地。若得三昧，见彼国地了了分明，不可具说，是为地想，名第三观。’（中略）佛告阿难，‘汝持佛语，为未来世一切大众欲脱苦者说是观地法。若观是地者，除八十亿劫生死之罪，舍身他世必生净国，心得无疑。’”（页342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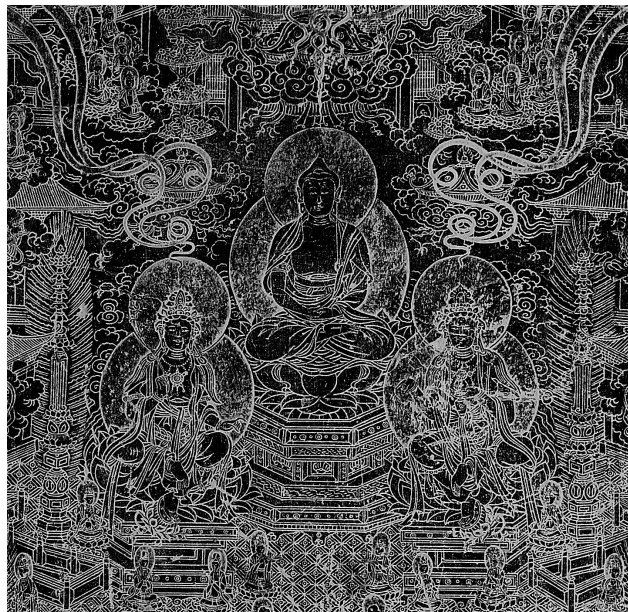
又似星月”表现。经典记述若观想此琉璃地，能够摒弃无数生死轮回罪过并往生净土。

观无量寿佛经之第六总观想记述^①，极乐世界有五百亿宝楼，其中有无数天人演奏伎乐，又有乐器悬处虚空不鼓自鸣，作此观者可以免除累劫极重罪孽并往生净土。画面中三排建筑应即五百亿宝楼的表现，前述上排建筑两侧方形亭子之上悬挂乐器亦合乎经典记述。

2. 西方三圣

在中间建筑部分的中排平台后部，设置三台座，一后二前成品字形排列，其上坐一佛二菩萨像，各付圆形身光与圆形头光〔图十七〕。中央后部台座的基台为八边形束腰五层须弥座，其上安置仰覆莲座。台上佛陀结跏趺坐，施禅定印，肉髻略尖，有髻珠，内着低胸僧祇支并束带，外穿右肩半披式袈裟。其略尖状肉髻，显然受到当时藏传佛像造型影响。两前侧台座的基台为方形束腰须弥座，其上安置仰覆莲座。两座上各一菩萨盘腿坐，左侧菩萨左脚低垂，右侧菩萨右脚低垂，两相对称配置。左侧菩萨左手平举胸前托净水瓶，右手举向前外侧，五指似捏物垂下。右侧菩萨左手外伸向前下方，右手举向胸前执一枝莲花。两菩萨头戴花冠，花冠中央书写一梵文种子字。二者各胸饰璎珞，下身着裙，身披天衣。是为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三尊，亦即西方三圣图像。

〔图十七〕“西方极乐世界之图”西方三圣像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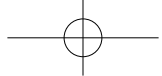


在无量寿佛经类经典中，只是言及观世音与大势至二大菩萨，没有说明二者身姿和作用，在阿弥陀佛经中则没有提及此二菩萨。而观无量寿佛经详细描述了阿弥陀佛与二胁侍菩萨及其功能。

观无量寿佛经之第七花座想观、第八像想观记述^②，观想七宝地上现一大莲花，摩尼宝以为其台，阿弥陀佛宝像坐彼花上。左右各自现出以摩尼宝为台的莲花座，分别有观世音菩萨像、大势至菩萨像坐于其上。如此观想可以消除无数生死轮回之罪。上述西方三圣像坐在束腰基台仰莲座上，吻合经典描述。

① 《观无量寿佛经》：“佛告阿难及韦提希，‘众宝国土，一一界上有五百亿宝楼，其楼阁中有无量诸天天天伎乐。又有乐器悬处虚空如天宝幢，不鼓自鸣。此众音中皆说念佛、念法、念比丘僧。此想成已，名为粗见极乐世界宝树、宝地、宝池，是为总观想，名第六观。若见此者，除无量亿劫极重恶业，命终之后必生彼国。’”（页342下）

② 《观无量寿佛经》：“佛告韦提希，‘欲观彼佛者，当起想念，于七宝地上作莲花想，令其莲花一一叶作百宝色。（中略）释迦牟尼佛摩尼宝以为其台（页342下）。（中略）是为花座想，名第七观。（中略）想彼佛者，先当想像，闭目开目，见一宝像如阎浮檀金色坐彼华上。（中略）复当更作一大莲华在佛左边，如前莲华等无异，复作一大莲华在佛右边。想一观世音菩萨像坐左华座，亦放金光如前无异，想一大势至菩萨像坐右华座。（中略）是为想像，名第八观。作是观者除无量亿劫生死之罪。’”（页343上、中）



然后，观无量寿佛经第九无量寿佛想观记述¹，其佛身量高大，有八万四千相好，如此观想将来能够往生诸佛净土，接受诸佛预言，以至成佛。观无量寿佛经第十观世音菩萨想观记述²，其菩萨身量高大，天冠中有一化佛，如此观想可以不遇诸祸，祛除无数罪孽。观无量寿佛经第十一大势至菩萨想观记述³，其菩萨身量与观世音菩萨无异，肉髻上有一宝瓶，如此观想可以免除轮回胎生，化生诸佛净土。此三观一一描述了西方三圣的身姿和功能，大体符合上述图像表现，只是二菩萨头冠上均刻画一梵文种子字，没有经典记载的化佛和宝瓶二标志。其左胁侍菩萨手托净水瓶造型，则是此时期观世音菩萨的一般化表现。进而，观无量寿佛经第十三杂想观记述⁴，观世音、大势至二胁侍菩萨助阿弥陀佛教化一切众生，由此可知西方三圣组合形成的缘由。

观无量寿佛经流通分记述⁵，此经要义就在于观想西方三圣，但凡闻说其名即可免除无数生死轮回之罪，如果忆念不忘甚至能够往生成佛。可见，西方三圣体现了西方极乐世界图像的根本要义。

3. 净土众生

在中排建筑和前排建筑上刻画诸多佛、菩萨、比丘和乐舞圣众，一概附有圆形头光。在中排建筑中央平台上，阿弥陀佛两前侧各一菩萨坐莲花座上，手托供物侧身向佛。此二菩萨前方各一比丘席地而坐，作合掌供养状。二比丘前方横排三身菩萨坐莲花座上，中间者背身面佛而坐，两侧者侧身合掌而坐。这些菩萨、比丘在供养阿弥陀佛同时，似乎也在聆听说法。比丘不具备莲花座具的情况表明，粉本制作者有意区别比丘与菩萨的修行阶次。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前方各有二菩萨，侧身合掌而坐，应作供养之意。在平台两前方拐角处，分别站立三身菩萨，每处内侧一者背身面佛而立，外侧二者相向侧身作交谈状，似为前来赴会菩萨。诸菩萨、阿罗汉(作比丘形象)礼拜供养阿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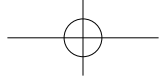
〈1〉 《观无量寿佛经》：“阿难当知，‘无量寿佛身，如百千万亿夜摩天阎浮檀金色，佛身高六十万亿那由他恒河沙由旬，（中略）无量寿佛有八万四千相，一一相中各有八万四千随形好，（中略）作是观者名观一切佛身，（中略）舍身他世，生诸佛前，得无生忍。（中略）得见无量诸佛故，诸佛现前受记。’”（页343中、下）

〈2〉 《观无量寿佛经》：“佛告阿难及韦提希，‘见无量寿佛了了分明已，次亦应观观世音菩萨。此菩萨身长八十亿那由他恒河沙由旬，身紫金色，（中略）其天冠中有一立化佛高二十五由旬（页343下）。’佛告阿难，‘若欲观观世音菩萨当作是观。作是观者不遇诸祸，净除业障，除无数劫生死之罪’。”（页344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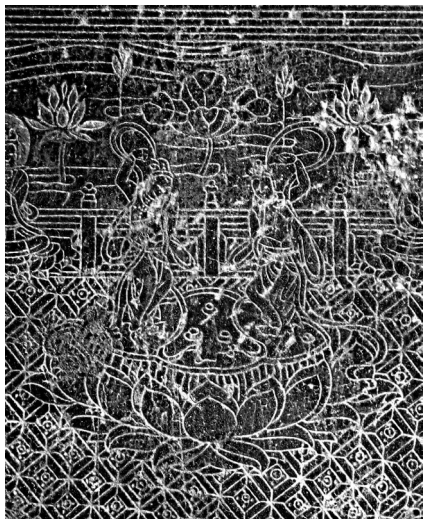
〈3〉 《观无量寿佛经》：“佛告阿难及韦提希，‘次观大势至菩萨。此菩萨身量大小亦如观世音，（中略）于肉髻上有一宝瓶，盛诸光明，普现佛事。（中略）观此菩萨者名第十一观，除无数劫阿僧祇生死之罪，作是观者不处胞胎，常游诸佛净妙国土’。”（页344上、中）

〈4〉 《观无量寿佛经》：“佛告阿难及韦提希，（中略）‘观世音菩萨及大势至于一切处，身同众生，但观首相知是观世音，知是大势至，此二菩萨助阿弥陀佛普化一切，是为杂想观，名第十三观’。”（页344中、下）

〈5〉 《观无量寿佛经》：“佛告阿难，‘此经名《观极乐国土无量寿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亦名《净除业障生诸佛前》，汝等受持，无令忘失，行此三昧者现身得见无量寿佛及二大士。若善男子及善女人但闻佛名、二菩萨名，除无量劫生死之罪，何况忆念，若念佛者当知此人即是人中芬陀利花，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为其胜友，当坐道场，生诸佛家’。”（页346中）



〔图十八〕“西方极乐世界之图”前排中央建筑平台胡旋女子拓本



〔图十九〕安西榆林窟第25窟中唐观无量寿经变之乐舞
采自《中国敦煌壁画全集7·敦煌中唐》图版87



陀佛，并聆听其说法情节见于无量寿佛经类典籍^{〔1〕}，而西方净土经变的相应表现唐代以来形成约定俗成模式，似乎来源于粉本传承，难以说直接来自经典记述。在中央平台两端梯形桥面上，各有四身菩萨向平台走来，由内而外第二者处在最高处，通身放射光芒，为本组主尊菩萨，另外三者为胁侍菩萨，有的手托供物，其中内侧一者侧身回顾作导引状，外侧二者随行而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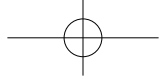
在前排建筑中央平台上，中间安置一硕大莲花座，座上二菩萨相向起舞，二者提内侧腿，扬外侧臂，飘带翻飞，作旋转状〔图十八〕。这对胡旋舞图像沿用了唐代以来西方净土经变表现形式，在敦煌石窟唐代壁画中见有诸多实例，观无量寿佛经第六总想观但说“楼阁中有无量诸天作天伎乐”^{〔2〕}，没有相应的具体记述。平台后方两侧各有三人伎乐菩萨坐莲花座上，演奏乐器可辨识者有箜篌、横笛、铜鐸和手鼓。平台前方两侧各有三人背身而坐，亦应是伎乐菩萨。从而，伎乐、舞蹈占据了中央平台。胡旋舞与乐队组合在敦煌石窟唐代壁画西方净土经变，以及其他净土类经变中形成约定俗成的表现〔图十九〕^{〔3〕}。

在平台左右两端梯形桥上各有三组人物向平台走来，中间一组一佛二菩萨位居桥面最高处，两内侧菩萨分别擎伞盖、执莲花供养。两内侧一组各二菩萨走下桥面，其中左方二菩萨似捧供物，右方二菩萨擎幡。两外侧一组左右方分别有二、三菩萨走上桥面。在二梯形桥外的方形亭阁之中，分

〔1〕 《佛说无量清静平等觉经》卷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为诸菩萨、阿罗汉说法时，都悉大会讲堂上。其国诸菩萨、阿罗汉及诸天、人民，无央数都不可复计，皆飞到无量清静佛所，悉前为无量清静佛作礼，却坐听经。’”（页287中）

〔2〕 《观无量寿佛经》：“佛告阿难及韦提希，‘众宝国土，一一界上有五百亿宝楼，其楼阁中有无量诸天，作天伎乐。’”（页342下）

〔3〕 如安西榆林窟第25窟中唐观无量寿经变之乐舞。段文杰、樊锦诗主编：《中国敦煌壁画全集7·敦煌中唐》图版87，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



〔图二十〕敦煌莫高窟第159窟中唐观无量寿经变
采自《敦煌石窟全集21·建筑画卷》图版174



三列布局。上排建筑处在西方三圣像后方，作为远景表现。中排与前排建筑的中央分别设置平台，各自表现佛、菩萨圣众及乐舞人物，两侧表现楼阁建筑。已而，后、中、前排建筑整体形成一个倒凹字形半封闭空间，以便在中间开阔区域安排人物活动场面，同时为观者制造纵深透视空间。

这种横三排、纵三列的建筑布局，以及整体呈倒凹字形纵深空间的图像配置，为敦煌石窟壁画盛唐以来观无量寿经变普遍采用的构图形式〔图二十〕^{〔1〕}。这种构图模式经过漫长的宋元时期一直延续到明代，表明在民间一直传承着类似粉本，从中可以想见观无量寿经变强大的生命力。

别伫立二菩萨。

在中排左右两组上层内侧向建筑两侧，各有一托盘飞天向中央飞来。在中排左右两组中层内侧向前方硬山顶建筑之中各伫立二菩萨，后方庑殿顶建筑之前一托盘飞天向中央飞来。显然，这些飞天为供养西方三圣而来。在中排左右两组下层六角亭子的后上方，各有一佛结跏趺坐在悬浮空中的莲花座上，附着带火焰光芒的大圆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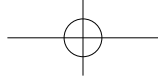
那么，前排与中排建筑所见佛陀与放光菩萨有何来由呢？观无量寿佛经第十一大势至菩萨想观记述，无数分身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云集极乐国土，有的坐莲花座充满虚空，说法度众^{〔2〕}。据此，前排建筑两端桥面上佛陀，以及中排建筑所见悬浮空中佛陀，应为分身阿弥陀佛。中排建筑两端桥面上通身放光的菩萨则是分身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此诸佛陀、菩萨云集极乐国土说法度众。

4. 建筑布局

中间建筑部分形成上中下三排、左中右

〔1〕 《观无量寿佛经》：“佛告阿难及韦提希，‘（中略）从下方金光佛刹，乃至上方光明王佛刹，于其中间无量无数分身无量寿佛，分身观世音、大势至，皆悉云集极乐国土，侧塞空中坐莲花座，演说妙法，度苦众生’。”（页344上、中）

〔2〕 如敦煌莫高窟第159窟中唐观无量寿经变建筑布局。孙如偶、孙毅华主编：《敦煌石窟全集21·建筑画卷》图版174，香港商务印书馆，200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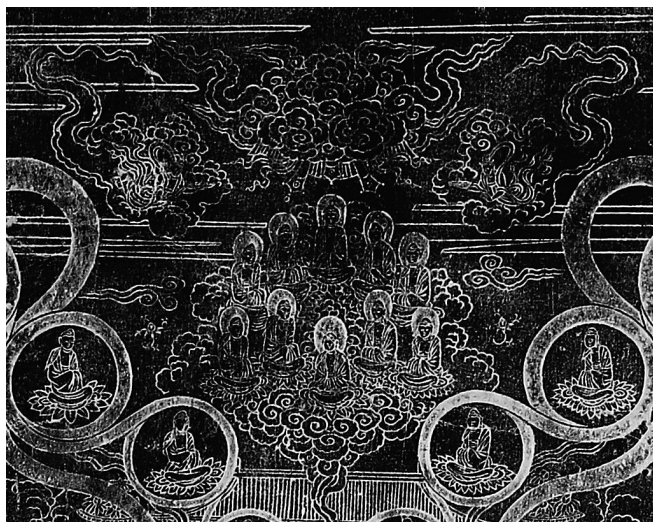


（二）上端虚空部分

上端虚空部分包括中间建筑之上的空中画面，以及悬浮在后排建筑上空的画面，基本被西方三圣发出光束和附着其上的化佛、菩萨所占据。

自阿弥陀佛头顶发出四条光束，中间的两条下端缠结在一起，于华盖上分别呈S形曲线飘向左右上方。两外侧各一条光束分别在左右上方盘旋成六个圆圈，每个圆圈内各有一尊佛陀内侧身结跏趺坐。每侧两道光束上下交缠往复。在阿弥陀佛华盖上方升起一团云气，之上十身佛陀分前后两组结跏趺坐莲花座上〔图二十一〕。

〔图二十一〕“西方极乐世界之图”上端虚空中央十方诸佛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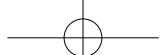
阿弥陀佛光束即经典所谓光明，无量寿佛经类经典详细说明了它的来由和功能^①，诸佛前世修菩萨行时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致使来世作佛时光明所照远近有别。阿弥陀佛前世法藏比丘誓愿洪大，已而作佛时光明最大，其余诸佛所不能及，以此因缘又得名无量光佛、超日月光佛等称号，众生遇此光明可以弃恶向善，来世免除三恶道苦，皆得解脱^②。阿弥陀佛经简而言之，云彼佛光明无量、寿命无量，故名阿弥陀^③。不过，此二系统经典都没有言及化佛。相反，观无量寿佛经第九无量寿佛想观记述^④，无量寿佛圆光中现无数化佛，一一化佛各有菩萨以为侍者。其八万四千相一一各生八万四千好，一一好各有八万四千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忆想阿弥陀佛相好光明，即见十方一切诸佛。图像所见阿弥陀佛放射光束及生成化佛与经典记述大体一致，中央上方虚空中十尊佛陀则是十方诸佛。将化佛表现在一个个圆圈中，与四川石窟晚唐五代前后同类经变一致，诸如大足北山佛湾第245龕晚唐观无量寿经变〔图二十二〕、安岳庵堂寺五代观无量寿经变。而敦煌唐代观无量寿经变，其无量寿佛放射的一缕缕光束顶端变作云朵，云朵之上结跏趺坐一

① 《佛说无量清静平等觉经》卷一：“诸佛光明所照有远近者何？本前世宿命求道为菩萨时，所愿功德各自有大小，至其然后作佛时，悉各自得之，是故令光明转不同等。（中略）无量清静佛光明所照最大，诸佛光明皆所不能及也。”（页282中）

② 《佛说无量寿经》卷一：“佛告阿难，‘无量寿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诸佛光明所不能及。（中略）是故，无量寿佛号无量光佛、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对光佛、炎王光佛、清静光佛、欢喜光佛、智慧光佛、不断光佛、难思光佛、无称光佛、超日月光佛。其有众生遇斯光者，三垢消灭，身意柔软，欢喜踊跃，善心生焉。若在三涂勤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无复苦恼，寿终之后皆蒙解脱。’”（页270上、中）

③ 《佛说阿弥陀经》：“舍利弗，于汝意云何？彼佛何故号阿弥陀？”舍利弗，‘彼佛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无所障碍，是故号为阿弥陀。又舍利弗，彼佛寿命及其人民，无量无边阿僧祇劫，故名阿弥陀。’”（页347上）

④ 《观无量寿佛经》：“佛告阿难及韦提希，‘此想成已，次当更观无量寿佛身相光明。（中略）彼佛圆光如百亿三千大千世界，于圆光中有百万亿那由他恒河沙化佛，一一化佛亦有众多无数化菩萨以为侍者。无量寿佛有八万四千相，一一相中各有八万四千随形好，一一好中复有八万四千光明，一一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众生摄取不舍。其光相好及与化佛不可具说，但当忆想令心明见，见此事者即见十方一切诸佛，以见诸佛故名念佛三昧。’”（页343中）



〔图二十二〕大足北山佛湾晚唐第245窟观无量寿经变上端图像



佛二菩萨或一佛，有别于四川石窟和本稿所述“四方极乐世界之图”表现。

观世音菩萨与大势至菩萨头顶分别放射两条光束，盘旋往复上升天际。在二菩萨光束周围云团上，各自表现三组佛、菩萨结跏趺坐莲花座上。在左侧观世音菩萨光束上方、下方和右方，分别表现五佛、五佛、六佛，在右侧大势至菩萨光束上方、下方和左方，分别表现五佛、七佛、五菩萨。

关于观世音菩萨与大势至菩萨放射光束即光明，无量寿佛经类经典但说二菩萨项中放射

光明^{〔1〕}。阿弥陀佛经则没有言及此二菩萨及其光明。观无量寿佛经第十观世音菩萨想观记述^{〔2〕}，该菩萨圆光与眉间毫相光明有无数化佛及胁侍菩萨。观无量寿佛经第十一大势至菩萨想观记述^{〔3〕}，该菩萨光明无限，众生见其光明即见十方无量诸佛光明，以此得名无边光菩萨，其菩萨以智慧光普照一切，令众生免除三恶道苦。图像所见观世音菩萨与大势至菩萨发射光束及其化佛、菩萨，大体能够与经典对应，只是没有表现为一佛二菩萨形式而已。这种在二大菩萨光束周围分别表现三组化佛、菩萨的图像，尚且不见于以往实例，或许亦可看作新时代发展的产物。

（三）下端莲池部分

下端莲池部分画面可以分作上、中、下三层，每层表现两艘船向中央相向划行〔图二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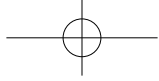
上层中间二鱼形舟图像，由于碑体断裂，部分内容遭受破坏〔图二十四〕。鱼形舟船头高高昂起，船尾翘起并有尾鳍，通体装饰鱼鳞纹。鱼形舟上乘童子，身挎兜肚，多作划桨姿态，左侧舟上可见五人，右侧舟上人数不明。

中层两侧各一双龙楼船，船体由双龙托起，昂首振尾，龙身装饰鱼鳞纹〔图二十五〕。龙身之上设置双层楼阁，底层面阔两间，进深三间，四面坡式屋顶，每面屋顶出十字脊，顶层开间等同底层，作四角攒尖式屋顶，顶端安置火焰宝珠。画面清晰的右侧船，在底层前面和右侧面表现五身

〔1〕 《佛说无量清净平等觉经》卷二：“其诸菩萨中有最尊两菩萨，常在无量清净佛左右座边坐侍政论。（中略）其一菩萨名廬楼亘，其一菩萨名摩诃那，光明智慧最第一。其两菩萨项中光明各焰照他方千须弥山佛国常大明。”（页290上）

〔2〕 《观无量寿佛经》：“佛告阿难及韦提希，‘见无量寿佛了了分明已，次亦应观观世音菩萨。（中略）其圆光中有五百化佛，如释迦牟尼。一一化佛有五百菩萨、无量诸天以为侍者。（中略）眉间毫相备七宝色，流出八万四千种光明，一一光明有无量无数百千化佛，一一化佛无数化菩萨以为侍者，变现自在满十方界’。”（页343下）

〔3〕 《观无量寿佛经》：“佛告阿难及韦提希，‘次观大势至菩萨。此菩萨身量大小亦如观世音，圆光面各二百二十五由旬，照二百五十由旬。举身光明照十方国，作紫金色。有缘众生皆悉得见。但见此菩萨一毛孔光，即见十方无量诸佛净妙光明，是故号此菩萨名无边光。以智慧光普照一切，令离三涂，得无上力，是故号此菩萨名大势至’。”（页344上）



菩萨，右侧面中二者划桨而行，左侧船图像遭受破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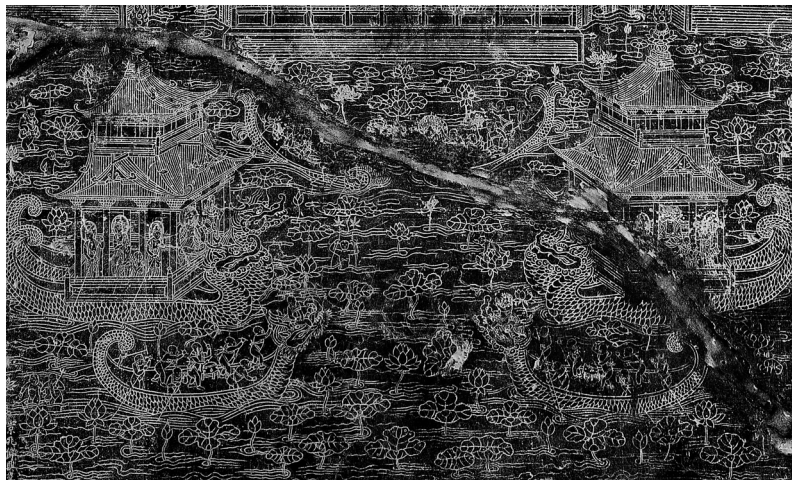
下层两侧各一龙形舟，龙体一如上述楼船之龙〔图二十六〕。每艘船龙头上各坐一童子，舟上各乘七童子，有划船者、奏乐者，诸童子身挎兜肚。

舟船表现，在敦煌石窟唐代壁画观无量寿经变中全然不见，而在四川石窟唐代浮雕观无量寿经变中普遍流行。诸如邛崃石笋山石窟、盘陀寺石窟的中晚唐观无量寿经变〔图二十七〕，都表现了双鱼楼船，大足北山佛湾第245龕晚唐观无量寿经变则表现了鱼形舟，其上亦乘童子〔图二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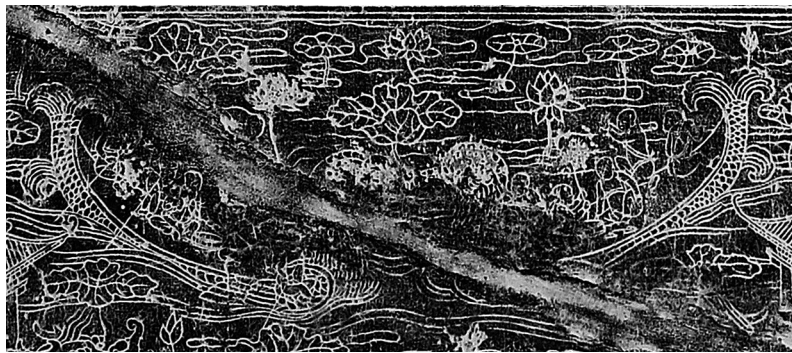
诸舟船之外的空隙地方填塞莲花、荷叶，在池水、莲花间见有四组童子身形。其一，在两艘双龙楼船之间水域，左侧一童子攀爬莲花之上，右侧一童子从池水中露出上半身，两手举起各握一枝长茎莲花〔图二十九〕。其二，在莲池右上角，即右侧双龙楼船后方水域，前方一童子涉水而行，后方一童子背负另一童子涉水向前〔图三十〕。其三，在莲池右下角，即右侧龙形舟后方水域，一童子左手擎莲花，右手挽另一童子手臂相伴涉水〔图三十一〕。其四，在莲池左下角，即左侧龙舟后方水域的残存画面中，有一童子涉水而行。

关于池水和莲花，无量寿佛经类、阿弥陀佛经和观无量寿佛经三个系统经典都有相关描述。无量寿佛经类还系统地阐述了三辈往生情形，阿弥陀经

〔图二十三〕“西方极乐世界之图”下端莲池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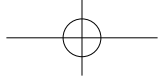


〔图二十四〕“西方极乐世界之图”下端莲池鱼形舟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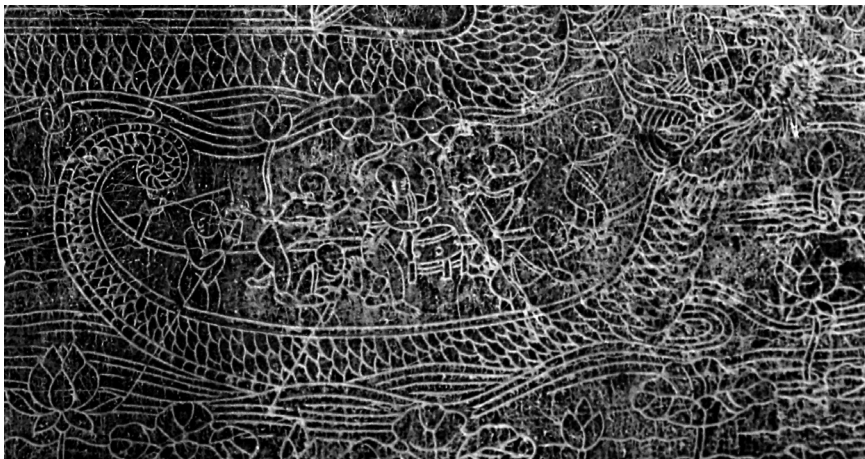


〔图二十五〕“西方极乐世界之图”下端莲池右方双龙楼船





〔图二十六〕“西方极乐世界之图”下端莲池右方龙形舟



〔图二十七〕邛崃石笋山石窟中晚唐观无量寿经变之双鱼楼船



〔图二十八〕大足北山佛湾第245龕晚唐观无量寿经变之鱼形舟



〔图二十九〕“西方极乐世界之图”下端莲池中间童子



〔图三十〕“西方极乐世界之图”下端莲池右上角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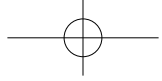


〔图三十一〕“西方极乐世界之图”下端莲池右下角童子拓本



不见三辈往生内容，观无量寿佛经则将三辈往生细化为九品往生，诸经典依据众生前世功德大小划分来世往生等级，将七宝池作为往生场所，以其中莲花为往生依托。观无量寿佛经记述，上品往生者悟无生法忍，亦即得菩萨道，中品往生者得阿罗汉道，下品往生者发菩提心而已。

在下端莲池部分，没有像敦煌石窟壁画唐代西方净土经变那样，具体而微地表现三辈九品往生图像，而是突出地表现了三种舟船及其众生，所以如此设计，推测与九品往生思想关联。双龙楼船及所乘菩萨似乎对应上品往生，将菩萨安排在硕大而豪华的楼船之上，可能意在表现上品众生获得大乘菩萨果位。相对大型楼船而言，龙形舟和鱼形舟无疑属于中



型、小型船只，而且此二种舟上一概乘挎兜肚童子，表现了往生不久的众生，似乎分别对应中品、下品往生众生。引人注目的是，三种舟船乘者自划其船行驶而来，强调了划行的动作和努力，这或许与超度到净土世界的观念相联系。

再者，莲池中四组童子图像没有一例采用莲花化生形式表现，却热衷于童子手执莲花及攀爬莲花表现，也就是说传统图像与经典之中的莲花化生意念，没有引起粉本制作者足够重视，推测当时社会流行的多子孙观念渗透到此类图像中来，从而促成了莲花与童子结合，亦即连子图像^{〔1〕}。

小 结

该碑碑阳弥陀禅寺记撰书于天顺五年(1461)春三月，石碑则树立于次年孟春，就树碑日期刊刻在碑阴西方极乐世界图之上的情形推测，图像摹刻作业应完成于树碑之前不久。虽然碑阳与碑阴纪年有别，但设计和内容配置浑然一体，诸如碑阴图像与施主题名呈现协调的配置关系，碑阳寺记与碑阴施主题名形成完整组合。这样看来，在刊刻寺记之后不足一年时间刊刻完成图像，十分合乎情理，也就是说碑阳与碑阴内容系一体化设计并完成。

“重修弥陀禅寺之记”比较详细地记述了该寺的重修经过和寺院设置，该寺院名称则反映了当时佛教界禅净双修实践流行的情况。施主题名表明当时西安各级官府人员、寺院僧侣，以及当地百姓和南京客人，成为重建弥陀禅寺的施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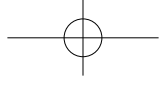
“西方极乐世界之图”的建筑形制与人物造型已经发展为明代式样，但是图像许多因素可以追溯到唐代。诸如，横三排、纵三列的建筑布局，以及胡旋为特征的乐舞场面存在于敦煌石窟唐代壁画，西方三圣发射光束和附着其上的化佛则见于四川石窟唐代浮雕，这并非意味着明代西安吸收了唐代敦煌和四川的图像因素，亦不见任何与之相关图像的传播痕迹可寻，只能说明在民间传承着具有唐代西方极乐世界图像因素的粉本。西方净土经变经历唐代大发展和宋代衰落中延续发展之后，元代几乎没有踪迹可寻，明代仅有实例亦属凤毛麟角，此弥陀禅寺西方净土经变内容丰富、设计精致，可视为当时经变图像的最佳表现。与四川新都龙藏寺明成化十二年(1476)西方净土经变比较〔图三十二〕^{〔2〕}，两者西方三圣台座、人物造型接近，西方三圣发射光束和附着其上的化佛相似，说

〔图三十二〕新都龙藏寺明成化十二年(1476)西方净土经变



〔1〕 敦煌莫高窟初唐第329窟正壁龕外两侧壁画莲枝童子图像，推测已经具有民俗化连子意味。入宋以后莲枝童子即连子图像逐渐流行开来，明清时期这种图像趋于普遍化。类似表现还见于繁峙秘密寺文殊殿前廊清代壁画，其中布袋和尚及十六群儿图像中一童子作手执莲花造型。

〔2〕 李静杰、谷东方、范丽娜：《明代佛寺壁画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图像考察》，《故宫学刊》第8辑，紫禁城出版社，2012年。



明明代南北方拥有这些共同特点。而新都龙藏寺壁画经变内容和构图十分简略，迥然有别于构图复杂的西安弥陀禅寺线刻经变，可见明代流传着各不相同的西方净土经变粉本。

该“西方极乐世界之图”诸多内容能够与南朝·宋昙良耶舍译《观无量寿佛经》对应，说明在粉本制作过程中不仅借用了唐代以来传承粉本的表现，还直接依据了该经典的构思图像，从而形成一幅融会传统因素和明代精神的西方净土经变宏图。

附录：“重修弥陀禅寺之记”

重修弥陀禅寺记

赐进士第承德□（郎）刑部主事关中邢简撰并书

赐进士第承直□（郎）工部主事平阳梁明篆

西陕郡城东廓长乐门三里许，有刹曰弥陀禅寺，此□谓弥陀院。考其志，即古大安国寺也。坐坎面离，左有迎宣坊，右连兴庆寺。其地乃唐睿宗旧宅，景云元年（710）剏为寺，以本封安国为名，当□规模最为宏丽，据其址六十亩有奇。屡罹兵焚，殿宇廊楹倾颓殆尽，后虽有兴复，终弗克如旧，所幸者不泯耳。

国初，其址又为民侵，或为园圃，或为坟茔，或为住居，寺之□有仅得三亩。中建观音殿，规模卑狭，又为风雨震凌，不堪神棲。右有僧房二厦，仅蔽风日。往时有僧居此，欲兴修葺之功，奈德未服人，以□或二载，或期月，甚者旬日，悉无克举而去。景泰辛未（1451）春月，堂明上人自京师来陕，棲于城中香城寺，闻其名来礼者如归市，遂允众议，□请来居于此。欲经营修建，见其址狭隘，先以所有贸其地。民昔居此者多不利，久欲徙而无力，因明欲易，悉乐与之，遂得其地三十亩，有□比昔十得其五，四方之人闻而来助者云集。是岁后，建方丈、中大雄殿成。壬申（1452）前，建天王殿、山门。癸酉（1453），左建伽蓝殿，右祖师殿成。越甲戌至丁丑（1454-1457），禅堂、斋厨、僧房、鲸龟碑楼悉以次而成。殿宇崔嵬，廊楹黝垩，绘像森严，金碧辉煌，而又植以松竹丛茂，后左右有园圃、异果、佳蔬，□有所产，俨然丛林之胜迹也。今年春，大备时都知监少监黄公沁奉命来镇西陕，百废俱兴，民丰物阜，暇日游于斯，睹其壮丽，嘉明有功于□教，谓此不可无记。明与其徒如通，遂托工部主事余友田君泽民，请余记之。夫释氏之教所以化迷瞶而为善也，人善则国安矣。矧寺为化人之所，苟非宏丽整饰，不足以为人之观瞻，况克动□瞶而为善乎。明有见乎此而鳩工落成如此，真可谓有功于其教者矣。虽然明之有功于其教故可矣，而其所以有功者詎无所自乎□。其平素立心制行，凡有所得不私于己，岂但寡嗜欲、薄滋味而已，虽盐酱酒浆四十余年不入于咽，其坚持雅操如此宜乎，有以动人心□致成功如是也邪，不然以官府之建一屋、剏一廨。苟有所私，尚有俟乎岁月，又必恃夫捶楚而后成，明之建是也。无官守费钱至亿，而克□功如此之大，匪其操守之坚有以鼓动人心，奚克若是哉。世之任事私己而无成功，闻明之风得不有愧乎，因书以为劝。

大明天顺五年（1461）岁次辛巳春三月吉日立。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责任编辑：何 芳）